



集千家註杜工部詩集卷之二

投贈哥舒開府翰二十韻

鄭曰哥舒翰其先蓋

突騎施酋長哥舒部之裔也
鶴曰翰自隴右節度使加開封府儀同三司又加河西節度進封西平郡王○天寶十三載在長安作

今代麒麟閣何人第一功君王自神武駕馭

必英雄

頌贊存體得故事外意

開府當朝傑論兵邁古

風先鋒百勝在略地兩隅空青海無傳箭天山早挂弓廉頗仍走敵魏絳已和戎每惜河

集千家註

天寶十三年

湟棄新兼節制通智謀垂睿想出入冠諸公

日月低秦樹乾坤繞漢宮此語在投贈中有氣若鋪寫官闕則

俗矣作者胡人愁逐北宛馬又從東輕新受

命邊沙遠歸來御席同軒墀曾寵鶴此語深

夫畋獵舊非熊謂得之微賤詩中開合茅土

加名數山河誓始終策行遺戰伐契合動昭

融勲業青冥上交親氣槩中未為珠履客已

見白頭翁壯節初題柱生涯獨轉蓬幾年春

草歇今日暮途窮軍事留孫楚行間識呂蒙

防身一長劍將欲倚崆峒歸倚語不儉相

麟閣以畫功臣像高祖論功行封以蕭何功

為第一師曰兩隅謂北征突厥西伐吐蕃洙

曰翰築城青海中吐蕃不敢近趙曰胡人每

起兵則傳箭為號洙曰天山即祁連山匈奴

謂天為祁連夢弼曰廉頗趙之良將伐齊攻

魏皆破之襄四年傳魏絳勸晉侯和戎有五

利吐蕃本西羗屬散處河湟江嶮間以翰兼

得天馬乃作歌閔二年傳狄人伐衛懿公好

鶴鶴有乘軒者將戰國人受甲者皆曰使鶴

鶴實有祿位余焉能戰邵氏聞見錄云左傳

注軒大夫車也非軒墀之軒或以為病惟知

詩者能辨之洙曰文王將出獵卜之曰所獲
 非熊非羆非虎非貔乃霸王之輔也於果
 遇太公於渭之陽載歸以爲師禹貢註王者
 封五色土爲社建諸侯則各割其方色土與
 之使立社燾以黃土苞以白茅茅取其潔黃
 土取王者覆四方名數謂等其爵位輕重而
 爲之名數也高祖封功臣爲之誓曰使黃河
 如帶太山若礪國以永存爰及苗裔春申君
 上客皆躡珠履成都有昇遷橋司馬相如初
 西去題其柱曰不乘駟馬車不復過此橋晉
 孫楚字荆自負材氣多所凌敖參石苞驃
 騎將軍頗侮易於苞初至長揖曰天子命我
 參卿軍事吳呂蒙字子明隨姊夫鄭當擊賊
 職吏輕之蒙殺吏因校尉袁雄承間言於孫
 策策奇之引置左右師曰崆峒
 山在西北正當吐蕃所入之道

送高三十五書記十五韻

鮑曰高適字達夫渤海人調封丘尉不得志去家

崆峒小麥熟且願休王師忠愛興至但四句

峒指闊遠而言猶言溟津非必其地也洙曰
 一大地麥熟豈欠少許王師徒妨刈麥耳洗
 蘇注更杜撰可笑請公問主將焉用窮荒爲

飢鷹未飽肉側翅隨人飛杜詩每以飢附爲

以况高生跨鞍馬有似并州兒脫身簿尉中

始與捶楚辭借問今何官觸熱向武威答云

詩者能辨之洙曰文王將出獵卜之曰所獲
 非熊非羆非虎非貔乃霸王之輔也於是果
 遇太公於渭之陽載歸以爲師禹貢註王者
 封五色土爲社燾以黃土苞以白茅茅取其潔黃
 之使立社燾以黃土苞以白茅茅取其潔黃
 土取王者覆四方名數謂等其爵位輕重而
 爲之名數也高祖封功臣爲之誓曰使黃河
 如帶太山若礪國以永存爰及苗裔春申君
 上客皆躡珠履成都有昇遷橋司馬相如初
 西去題其柱曰不乘駟馬車不復過此橋晉
 孫楚字子荆自負材氣多所凌敖參石苞驃
 騎將軍頗侮易於苞初至長揖曰天子命我
 參卿軍事吳呂蒙字子明隨姊夫鄭當擊賊
 職吏輕之蒙殺吏因校尉袁雄承間言於孫
 策策奇之引置左右師曰崆峒
 山在西北正當吐蕃所入之道

送高三十五書記十五韻

鮑曰高適字達夫渤

海人調封丘尉不得志去客河西哥舒翰表爲掌書記

崆峒小麥熟且願休王師

忠愛興至但四句後全不相涉○空

峒指闊遠而言猶言溟津非必其地也洙曰一大地麥熟豈欠少許王師徒妨刈麥耳洗
 蘇注更杜撰可笑請公問主將焉用窮荒爲

飢鷹未飽肉側翅隨人飛

杜詩每以飢附爲當然亦是偏見又

以况高生跨鞍馬有似并州兒脫身簿尉中

始與捶楚辭借問今何官觸熱向武威答云

一書記所媿國士知人實不易知更須慎其
 儀十年出幕府自可持旌麾此行既特達足
 以慰所思男兒功名遂亦在老大時常恨結
 驩淺各在天一涯又如參與商慘慘中腸悲
 驚風吹鴻鵠不得相追隨黃塵翳沙漠念子
 何當歸邊城有餘力早寄從軍詩洙曰飢鷹注見前曹
子建詩借問誰家子幽并游俠兒晉山簡遊
 高陽池有童兒歌曰時時能騎馬到著白接
 籬舉鞭問葛強何如并州兒鮑曰捶楚言捶
 有罪者或謂唐時參軍簿尉受杖非也昌黎

赴江陵詩云栖栖法曹掾何處事卑陬何况
 親行獄敲榜發奸偷此豈身受杖如漢諸署
 郎耶師曰武威即涼州洙曰豫讓云智伯以
 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王仲宣有從軍詩

奉留贈集賢院崔國輔于休烈二學

士鶴曰公以天寶九載獻三大禮賦
 明皇奇之俾待詔集賢院召學官
 試文章崔于二學士
 當是試文之學官也

昭代將垂白途窮乃叫闈氣衝星象表詩感
 帝王尊天老書題目春官驗討論倚風遺鴟
 路隨水到龍門竟與蛟螭雜寧無燕雀喧青

雲猶契闊陵厲不飛翻儒術誠難起家聲庶

已存家聲庶已存此語可故山多藥物勝槩

憶桃源欲整還鄉旆長懷禁掖垣謬稱三賦

在難述二公恩夢弼曰天老指宰相也春官

都風也鴟與鷓同劉敞曰龍門在封州魚登

者化為龍夢弼曰杜陵者南北杜皆名家公

詩有云名家莫出杜陵人故山指襄陽之峴

山公本襄陽人桃源在鼎州襄陽至鼎無三

百里師曰禁中有東西兩掖垣乃禁墻也

陪鄭廣文遊何將軍山林十首

魯曰鄭虔

鄭州人

不識南唐路今知第五橋便自名園依綠水

野竹上青霄谷口舊相得濠梁同見招平生

為幽興未惜馬蹄遥趙曰第五橋在長安萬

曰谷口鄭子真與王鳳有舊洙曰莊子與惠子同遊濠梁之上

百頃風潭上千章夏木清看起兩卑枝低結

子接葉暗巢鷺鮮鯽銀絲鱸香芹碧澗羹翻

疑拖樓底晚飯越中行字字形容趙曰漢食

章曰

萬里戎王子何年別月支異花開絕域滋蔓

匝清池漢使徒空到神農竟不知露翻兼雨

打開坼漸離披吾讀此再四感歎甚多以其首尾備至故也○趙曰戎王

子或以為月支之花名月支西域國漢使空到謂張騫至西域止得安石榴種神農不知

謂本草不載此花也

旁舍連高竹踈籬帶晚花碾渦深沒馬藤蔓

曲藏虵又極幽僻詞賦工無益山林跡未賒盡檢

書籍賣來問爾東家子美因羨何林之趣至欲賣書結茅甚形容其

志願也○洙曰碾渦碾磴間水渦漩也鄭曰檢正作拈如兼切廣韻指取物也

剩水滄江破殘山碣石開剩水謂引江作池殘山謂破石作洞

綠垂風折筍紅綻雨肥梅銀甲彈箏用金魚

換酒來五字足以狀其好事而貧亦可見以客故貧興移無酒掃

五字隨意坐莓苔鶴曰漢武紀至碣石注此自真

洙曰古詩十五學彈箏銀甲不曾御晉阮孚為常侍以金貂換酒

風磴吹陰雪雲門吼瀑泉酒醒思卧簟衣冷

欲裝綿野老來看客河魚不取錢只疑淳朴

處自有一山川趙曰磴石梯之道也師曰雲門謂雲擁翼山門

棘樹寒雲色茵蔯春藕香脆添生菜美陰益

食單涼野鶴清晨出山精白日藏各一趣石林

蟠水府百里獨蒼蒼趙曰生菜得茵蔯春藕愈添其美食單鋪於棘

樹之下陰益其涼也

憶過楊柳渚走馬定昆池醉把青荷葉狂遺

白接羅刺船思郢客解水乞吳兒坐對秦山

晚江湖興頗隨希曰唐安樂公主請昆明池言勝昆明也師曰青荷葉酒盃也白接羅巾

也洙曰郢楚都也吳楚之人善操舟與泳水切與也

床上書連屋階前樹拂雲將軍不好武稚子

總能文言外亦醒酒微風入倒語聽詩靜夜

分絺衣挂蘿薜涼月白紛紛不之趙曰白紛紛言其在薜蘿

之間如

幽意忽不愜歸期無奈何出門流水住水自無住

但出何氏林便覺境別如此寂是妙意

回首白雲多自笑燈前

舞誰憐醉後歌祇應與朋好風雨亦來過

醉時歌公自注贈廣文館學士鄭虔

才置廣文館以虔為博士

諸公袞袞登臺省廣文先生官獨冷甲第紛

紛厭梁肉廣文先生飯不足先生有道出義

皇先生有文過屈宋德尊一代常軼軻名垂

萬古知何用杜陵野客人更嗤被褐短窄鬢

如絲日糴太倉五升米時赴鄭老同襟期得

錢即相覓沽酒不復疑忘形到爾汝痛飲真

吾師但能痛飲即為吾師非謂鄭也清夜沉沉動春酌燈前

細雨簷花落但覺高歌有鬼神焉知餓死填

溝壑相如逸才親滌器子雲識字終投閣先

生早賦歸去來石田茅屋荒蒼苔儒術於我

何有哉孔丘盜跖俱塵埃不須聞此意慘愴

生前相遇且銜盃開闔動盪讀之至老不厭不憾○希曰漢高祖詔列

侯食邑皆賜大第室注云有甲乙次第故曰
 第夢弼曰義皇謂伏羲氏也屈宋謂屈原宋
 王也軾音坎說文車不平也軻音可又苦賀
 反折軸車也一曰軾軻失志也或作坎坳義
 同鶴曰按舊史天寶十二載八月京城霖雨
 米貴令出太倉米十萬石減價糶與貧人公
 困於長安故亦在日糶之數洙曰糶與孔
 融作爾汝交司馬相如與文君俱之臨邛賣
 車騎置酒舍乃令文君當壚相如親滌器於
 市中劉棻嘗從雄學作奇字王莽立茶以獻
 符命被流竄辭所連及便收不能自免乃從
 天祿閣上治獄使者來雄恐不能自免乃從
 閣上自投
 下幾死

上韋左相二十韻鶴曰韋見素襲父

左相此詩乃初拜同中書門下平章
 時投下題或後來追書○天寶十三
 載在長安作

鳳曆軒轅紀龍飛四十春八荒開壽域一氣
 轉洪鈞頌相業多矣未有霖雨思賢佐丹青
 憶老臣應圖求駿馬驚代得騏驎沙汰江河
 濁調和鼎鼎新韋賢初相漢范叔已歸秦盛
 業今如此傳經固絕倫豫樟深出地滄海闊
 無津北斗司喉舌東方領搢紳持衡留藻鑒

聽履上星辰獨步才超古餘波德照隣聰明

過管輅尺牘倒陳遵遵長尺牘與驚坐倒迎本不相涉此其用事之

化豈是池中物由來席上珍廟堂知至理風

俗盡還淳才傑俱登用愚蒙但隱淪長鄉多

病父子夏索居貧回首驅流俗生涯似眾人

巫咸不可問鄒魯莫容身感激時將晚蒼茫

興有神為公歌此曲涕淚在衣巾洙曰昭十七年傳鳳

鳥氏曆正也注鳳鳥知天時故以名曆正之言史記黃帝名軒轅龍飛謂玄宗即位以來

也書高宗命傅說若歲大旱川洑作霖雨漢

充國以功德與霍光等列畫未央宮成帝時

西羌有警上思將帥之臣追美充國乃召揚

雄即充國圖像而頌之此謂見素之士猶以伯

樂之圖求騏驎於市此言見素以材見用也

韋賢字長孺授昭帝詩宣帝即位為丞相史

記范睢字叔更名姓曰張祿入秦昭王說之

拜為客卿封應侯相秦傳經即韋賢父子皆

以經術相繼為漢相也李固傳陛下有尚

書猶天下之有北斗也北斗為天之喉舌尚

書亦為陛下喉舌師曰書畢公率東方諸侯

入應門右見素時為相率百官故云領縉紳

又先為吏部侍郎銓序平允故云持衡留藻

鑑洙曰漢鄭崇哀帝時為尚書僕射數求見

土集卷二

兵部尚書故云夢弼曰魏志管輅字公明明
 周易無不精微按見素傳肅宗時有星犯昴
 言祿山將死皆驗洙曰前漢陳遵字孟公與
 人尺牘主皆藏去以為榮吳志周瑜云恐蛟
 龍得雲雨終非池中物也記儒有席上之珍
 以待聘司馬相如字長卿嘗有消渴病檀弓
 子夏曰吾離羣索居久矣列子有神巫曰季
 咸知人死生存亡禍福壽夭莊子孔子再逐
 於魯削迹於衛窮於齊厄於陳
 蔡不容身於天下又豈足貴耶

麗人行

鶴曰明皇時楊國忠與虢國朝及夫人從車駕幸華清宮會于國忠第此麗人行之所以作也

三月三日天氣新長安水邊多麗人態濃意

遠淑且真肌理細膩骨肉勻

第三第四語便爾親切蓋身親

見之自與想像次第不同耳此亦所當識也

繡羅衣裳照暮春感

金孔雀銀麒麟頭上何所有翠為鬋葉垂鬢

唇背後何所見

樂府體

珠壓腰袂穩稱身就中

雲幕椒房親賜名大國號與秦紫駝之峯出

翠釜水精之盤行素鱗

語特迭蕩稱前魚肉互見

犀筋厭

飫父未下鑿刀縷切空紛綸黃門飛鞚不動

塵

形容驕貴至黃門飛鞚不動塵自是氣象後來東坡借用貼出得又明

御厨

絲絡送八珍簫鼓哀吟感鬼神賓從雜還實

要津後來鞍馬何遂巡當軒下馬入錦茵楊

花雪落覆白蘋青鳥飛去街紅巾畫出次第

青鳥兩語極當時擁從如雲衝拂開合綺麗

駿捷之盛作者之意自不必人人能識也

炙手可熱勢絕倫慎莫近前丞相嗔此兩語

後來鞍馬又丞相所寵嬖者又過秦號也意

極可想○趙曰晉宋諸人侍宴曲水皆以三

月三日為題唐開元中曲江遊賞莫盛於中

和上巳此所以水邊多麗人也夢弼曰匏葉

婦人鬢邊花以翠羽鋪飾其狀輕微也腰袂

即今之裙帶綴珠其上壓而不垂也匏鳥合

反極居業反雲幕謂鋪設幕次如雲霧之垂

也洙曰漢書皇后稱椒房取其蕃實之義也

唐書貴妃三妙封韓號秦三國為夫人夢弼

曰詩執其鑿刀注刀有鑿者言割中節也希

曰漢書師古曰禁中黃門謂闕人居禁中在

黃門之內給事者洙曰周禮膳夫珍用八物

重過何氏五首

問訊東橋竹將軍有報書倒衣還命駕高枕

乃吾廬謂得其報書即顛倒而前既至花安

鷺捎蝶溪喧獺趁魚此與蜻蜒立釣絲開趣畫景兩極自然重

來休沐地真作野人居猶吾廬也

山雨樽仍在沙沉榻未移犬迎曾宿客鷓護

落巢兒雲薄翠微寺天清皇子陂向來幽興

極步履向東籬夢弼曰翠微寺在終南山之陂北原上得名

落日平臺上春風啜茗時石欄斜點筆桐葉

坐題詩翡翠鳴衣桁蜻蜒立釣絲自今幽興

熟來往亦無期

頗怪朝參懶應耽野趣長雨拋金鑲甲苔卧

綠沈槍手自移蒲柳家纔足稻梁看君用幽

意白日到羲皇白曰不待夜夢而見○師曰

謂以金線連鎖之也槍言綠沈謂以綠色之物沈沒其柄也陸放翁老學菴筆記云王逸

少筆經曰有人以綠沈漆竹管及鏤管見遺

老杜所謂苔卧綠沈槍蓋謂是也洙曰陶潛

夏日虛閑高卧北窓之下

清風颯至自謂羲皇上人

到此應嘗宿相留可判年蹉跎暮容色悵望

好林泉何日霑微祿歸山買薄田斯遊恐不

遂把酒意茫然師曰判年謂半年也

漢陂行

趙曰按長安志漢陂在鄠縣西十道志云陂魚甚美因名

之漢音美鶴曰以水味美故配水以為名

岑參兄弟皆好奇攜我遠來游漢陂天地黥

慘忽異色

漢陂下語輒如此其闊可想

波濤萬頃堆琉璃

琉璃漫汗泛舟入

接疊兩字語如樂府

事殊興極憂思

集囂作鯨吞不復知惡風白浪何嗟及主人

錦帆相為開舟子喜甚無氛埃鳧鷖散亂棹

謳發絲管啁啾空翠來沉竿續蔓深莫測菱

葉荷花靜如拭宛在中流渤澥清下歸無極

終南黑半陂已南純浸山動影裊窈冲融闌

船舷暝戛雲際寺水面月出藍田關

寫景入微煙波

遠近變態具足

此時驪龍亦吐珠馮夷擊鼓群龍趨

湘妃漢女出歌舞金支翠旗光有無咫尺但

愁雷雨至蒼茫不曉神靈意

慘愴之容常賦之思

樂事則所經歷駭怪者置不復道吾嘗遊西湖遇風雨誦此語如同舟同時

幾時柰老何向來哀樂何其多希曰終南也

曰木玄虛海賦冲融混漾趙曰雲祭山名在

鄠縣東南有大定寺藍田關在藍田縣東南

馮夷河伯也鄭曰舜二妃以舜南巡不反沉湘而死列仙傳鄭交甫游漢江見二女解佩與之洙曰漢禮樂志

漢陂西南臺

高臺面蒼陂六月風日冷蒹葭離披去天水

相與永去意寫懷新目似擊接要心已領仿

像識鮫人空蒙辨魚艇錯磨終南翠顛倒白

閣影蓄萃增光輝乘凌惜俄頃勞生愧嚴鄭

外物慕張邴世復輕驂騶吾甘雜鼃鼃知歸

俗可忽取適事莫並身退豈待官老來苦便

靜况資菱芡足庶結茅茨迥從此具扁舟彌

年逐清景洙曰莊子目擊而道存搜神記南

績時從水中出寄人家賣繡趙曰蒙與濛字

同洙曰終南白閣並山名鄭曰嵩與濛字

上慈由切下子恤切夢彌曰嚴君平隱於成

棄人間事那曼容
免官養志自修

城西陂泛舟

鶴曰城西陂也

青蛾皓齒在樓船橫笛短簫悲遠天春風自

信牙檣動

佳處

遲日徐看錦纜牽魚吹細浪搖

歌扇燕蹴飛花落舞筵不有小舟能盪槩百

壺那送酒如泉

夢弼曰檣帆柱也古詩象牙作帆檣隋煬帝錦纜龍舟

曰以扇自障而歌故謂之歌扇

送張二十參軍赴蜀州因呈楊五侍

御

好去張公子通家別恨添兩行秦樹直萬點

蜀山尖

隨意點來愁絕如畫

御史新驄馬參軍舊紫髯

皇華吾善處於汝定無嫌

後漢桓典拜御史常乘驄馬

時人語曰行行且止避驄馬御史晉郗超為相温參軍府中語曰驄將軍以超驄故也

寄高三十五書記

歎息高生老新詩日又多美名人不及佳句

法如何主將收才子崆峒足凱歌聞君已朱

紱且得慰蹉跎

趙曰王將哥舒翰也崆峒隴右山也

白水明府舅宅喜雨得過字

夢弼曰白水縣

屬左馮翊同州舅氏崔十九翁時為白水縣尉

吾舅政如此古人誰復過碧山晴又濕白水

雨偏多

正晴又濕所以見此邑雨偏多也日解誤

精禱既不昧歡

娛將謂何湯年旱頗甚今日醉弦歌

殊曰湯之時大

年旱七

陪諸貴公子丈八溝攜妓納涼晚際

遇雨二首

備曰丈八溝意是韋堅所通之漕渠大曆初京兆尹

奏開漕渠入苑闊八尺深丈豈素有是渠至是又開歟

落日放船好輕風生浪遲竹深留客處荷淨

納涼時公子調冰水佳人雪藕絲片雲頭上

黑應是雨催詩

蒼舒曰家語黍以雪桃注雪拭也

雨來霑席上風急打船頭越女紅裙濕燕姬

翠黛愁纜侵堤柳繫幔卷浪花浮歸路翻蕭

颯陂塘五月秋

送裴二虬作尉永嘉夢弼曰裴虬字深原永嘉温州也

孤嶼亭何處天涯水氣中故人官就此絕境

與誰同隱吏逢梅福遊山憶謝公扁舟吾已

就把釣待秋風洙曰漢梅福字子真九江人為南昌尉王莽專政棄妻子

去九江傳以為仙其後有見福於會稽變姓名為吳市門卒趙曰謝靈運為永嘉守好遊山水時號謝公今其地有謝公岩

秋雨歎三首鶴曰按是年秋大霖雨六旬不止帝憂之揚國

日雨多不善者以獻

雨中百草秋爛死堦下決明顏色鮮著葉滿

枝翠羽蓋開花無數黃金錢涼風蕭蕭吹汝

急恐汝後時難獨立堂上書生空白頭臨風

三嗅馨香泣修可曰木草云決明夏初生苗七月有花黃白色東坡志林杞

人馬正卿作太學正清苦有氣節學生既不喜博士亦忌之余偶至其齋中書杜子美秋

雨歎一篇壁上初無意也而正卿即日辭歸不復出至今白首寒餓守節如故

關風伏雨秋紛紛伏疑仗或又疑四海八荒

同一雲去馬來牛不復辨濁涇清渭何當分

禾頭生耳黍穗黑農夫田父無消息城中斗

米換衾稠相許寧論兩相直荆公曰伏當作

長也曰關關之風沈伏之雨言其風雨之不

大兩矣者涯之間不辨牛馬趙曰

朝野餘載秋雨甲子禾頭生耳

長安布衣誰比數反鎖衡門守環堵老夫不

出長蓬蒿稚子無憂走風雨雨聲颼颼催早

寒胡鴈翅濕高飛難秋來未曾見白日泥污

后土何時乾洙曰詩衡門之下注橫木為門

堵也五版為堵宋玉九辨皇天淫溢而

苦雨奉寄隴西公兼呈王徵士公自隴

西公即漢中王瑀

今秋乃淫雨仲月來寒風羣木水光下萬家

雲氣中所思礙行潦九里信不通悄悄素滌

路迢迢天漢東願騰六尺馬背若孤征鴻劃

見公子面超然懽笑同奮飛既胡越局促傷

樊籠一飯四五起憑軒心力窮嘉蔬沒溷濁

時菊碎榛叢鷹隼亦屈猛鳥鳶何所蒙式瞻

北鄰居取適南巷翁掛席釣川漲焉知清興

終希曰按唐志漣為關內大川漣素簡切趙

渡以法牽牛夢弼曰周禮六尺為馬洙曰莊

子澤雉不斲畜乎樊中注樊中所以籠雉也

師曰雨潦阻礙所式瞻取適者

止於北鄰南巷耳掛席掛帆也

贈陳二補闕

世儒多汨沒夫子獨聲名獻納開東觀君王

問長卿語自風致皂鵬寒始急天馬老能行自到

青冥裏休看白髮生希曰後漢圖書在東觀

上讀子虛賦而善之曰朕獨不得與此人同

時揚得意曰臣邑人司馬相如自言為此賦

上驚乃召問相如師曰皂鵬御史以此補闕

補闕諫官也修可曰大宛馬乃天馬之種也

始音試

贈獻納起居田舍人澄洙曰武后初

方之書設理廳使

獻納司存雨露邊地分清切任才賢舍人退

食收封事却是要點綴宮女開函近御筵曉漏追

趨青瑣闥晴牕點檢白雲篇白雲篇不必所出著晴窓字更

別揚雄更有河東賦唯待吹噓送上天洙曰劉公

幹詩拘限清切禁夢弼曰詩退食自公漢儀密奏皂囊封版故曰封事青瑣注見前范彦

龍詩攝官青瑣闥漢成帝時有薦揚雄文似相如者上召雄待詔承明之庭從祭后土還

賦又作封西岳賦欲奏正有望於田君之吹也噓

承沈八丈東美除膳部員外郎阻雨

未遂馳賀奉寄此詩公自注府掾四

今日西京掾多除南省郎通家惟沈氏謁帝

似馮唐詩律群公問儒門舊史長清秋便寓

直列宿頓輝光未暇申安慰安慰唐人必時有此語然詩語

俗甚含情空激揚司存何所比膳部默悽傷貧

賤人事略經過霖潦妨禮同諸父長恩豈布

衣忘天路牽騏驥雲臺引棟梁徒懷貢公喜

颯颯鬢毛蒼夢弼曰長安即漢之西京言西京假漢以美唐也希曰南省郎

謂禮部夢弼曰馮唐為郎中署長事文帝帝
輦過問唐曰父老何自為郎具以實言此以
比東美晚年除郎也希曰宋之問傳魏建安
後詩律屢變至沈約庾信以音韻相婉附及
之問沈佺期又加靡麗趙曰唐沈既濟有良
此以譽東美長於詩也趙曰唐沈既濟有良
史才為史館修撰今詩謂儒門舊史長則東
美乃其胄也夢弼曰寓寄也直謂直舍也晉
潘岳秋興賦序以太尉掾兼虎賁中郎將寓
直乎散騎省漢明帝館陶公主為子求郎帝
不許曰郎官上應列宿出宰百里趙曰公大
父審言嘗為膳部員外郎故云司存何所此
而默有感傷也修可曰劉孝標
廣絕交論王陽登而貢禹喜

崔駙馬山亭宴集

蕭史幽棲地林間踏鳳毛
泱流何處入亂石
閉門高客醉揮金
椀詩成得繡袍
清秋多宴會
終日困香醪師曰蕭史乃秦女弄玉之婿
隨鳳去之意也夢弼曰泱房六切泱流也海
賦潮波汨起泱泱萬里趙曰唐武后使東方
蚪宋之問賦詩詩
先成者得錦袍

九日寄岑參

出門復入門雨脚但仍舊情境宛然
所向泥活活
思君令人瘦沉吟坐西軒
飯食錯昏晝寸步

曲江頭難為一相就吁嗟乎蒼生稼穡不可
 救安得誅雲師疇能補天漏大明韜日月曠
 野號禽獸君子強逶迤小人困馳驟維南有
 崇山恐與川浸溜是節東籬菊紛披為誰秀
 岑生多新語性亦嗜醇酎采采黃金花何由
 滿衣袖古意○師曰列子女媧氏鍊五色石
 以補天趙曰蜀地有名漏天古詩地
 近漏天終歲雨洙曰漢制以正月旦
 造酒八月成名曰九醞一名醇酎

九日揚奉先會白水崔明府

夢弼曰
 奉先縣

屬京兆府

今日潘懷縣同時陸浚儀坐開桑落酒來把
 菊花枝天宇清霜淨公堂宿霧披晚酣留客
 舞鳧鳥共差池宋曰潘岳自河陽轉懷縣陸
 雲出補浚儀令此以指揚奉
 先與崔白水也世說桑落河多美酒趙曰有
 劉墮善釀酒熟於桑落之辰因得名庾信從
 蒲州守乞酒詩蒲城
 桑落酒灞岸菊花秋

歎庭前甘菊花

庭前甘菊移時晚青蘂重陽不堪摘明日蕭

條盡醉醒殘花爛熳開何益籬邊野外多衆

芳采擷細瑣升中堂念茲空長大枝葉結根

失所纏風霜師曰甘谷名漢武帝西置甘涼瓜沙等州其谷產菊可以入藥

示從孫濟夢弼曰濟字應物終給事中京兆尹

平明跨驢出未知適誰門蕭條轉折權門多噂沓

且復尋諸孫諸孫貧無事宅舍如荒村堂前

自生竹堂後自生萱好萱草秋已死竹枝霜

不蕃淘米少汲水汲多井水渾刈葵莫放手

放手傷葵根淘米刈葵教其為人少阿翁懶

墮父覺兒行步奔所來為宗族亦不為盤飧

小人利口實薄俗難具論勿受外嫌猜同姓

古所敦洙曰詩噂沓背憎箋噂沓猶相對談語背則相憎也傳饋盤飧易自求口實

奉同郭給事湯東靈湫作鶴曰靈湫在驪山湯泉之東洙曰漢郊祀志湫淵也注水清徹可愛不容穢濁龍所居也

東山氣鴻濛宮殿居上頭君來必十月君來語輕

樹羽臨九州陰火煮玉泉噴薄漲巖幽有時
浴赤日光抱空中樓閣風入轍跡廣原延冥
搜拂天萬乘動觀水百丈湫幽靈斯可恠王
命官屬休初聞龍用壯擘石摧林丘中夜窟
宅改移因風雨秋倒懸瑶池影屈注滄江流
味如甘露漿揮弄滑且柔翠旗淡偃蹇雲車
紛少留簫鼓蕩四溟異香泱泱浮鮫人獻微
綃曾祝沉豪牛百祥奔盛明古先莫能儔坡

施金蝦蟆出見蓋有由至尊顧之笑王母不
遣收復歸虛無底化作長黃虬飄飄青瑣郎
文采珊瑚鉤浩歌綠水曲清絕聽者愁希曰

校獵賦鴻濛泣茫師古曰廣大貌鴻胡孔切
濛其孔切趙曰長安志云開元後玄宗嘗以
十月幸温泉歲盡而歸詩崇牙樹羽泝曰木
玄虛海賦陽水不洽陰火替然趙曰崑崙一
名閩風周穆王欲使車轍馬跡遍於天下洙
曰廣原乃崑崙東北鄉名也天台賦遠寄冥
搜海賦洪漭澹汙鮫人水居織綃者夢弼曰
曾重也祝史也穆天子傳天子至河宗奉璧
曾祝佐之祝沉牛馬羊豕又文山之民獻物
牛天子與之豪馬豪牛注云似鼈牛也此言

玄宗幸溫泉至靈湫駐車祭龍鮫人獻綃以
 為幣曾祝沉牛以為牲也趙曰唐五行志有
 載蝦蟆色如金者或云驪山上古碑載之
 矣洙曰漢制給事中黃門侍郎日暮入對青
 瑣門拜謂之夕郎洙曰馬季良長笛
 賦中取度於白雪綠水注二曲名

橋陵詩三十韻因呈縣內諸官

鶴曰橋陵

唐睿宗陵在奉先縣之西北豐山也
趙曰本同州蒲城縣建橋陵改為奉
先又昇為赤希曰舊史奉先
縣以管橋陵制官員同赤縣

先帝昔晏駕茲山朝百靈崇岡擁象設沃野
 開天庭即事壯重險論功超五丁坡陁因厚

地却略羅峻屏雲闕虛冉冉風松肅泠泠石
 門霜露白玉殿莓苔青宮女曉知曙祠官朝
 見星空梁簇畫戟陰井敲銅餅中使日夜繼
 惟王心不寧豈徒卹備享尚謂求無形孝理
 敦國政神疑推道經瑞芝產廟柱好鳥鳴巖
 高高嶽前律萃洪河左澄澹金城蓄峻趾沙
 苑交迴汀永與奧區固川原紛眇冥居然赤
 縣立臺榭爭岩葦官屬果稱是聲華真可聽

王劉美竹潤裴李春蘭馨鄭氏才振古啖侯

筆不停味無遣辭必中律利物常發矧綺繡相

展轉琳琅愈青熒側聞魯恭化秉德崔瑗銘

太史候鳧影王喬隨鶴翎朝儀限霄漢客思

迴林垆輶軻辭下杜飄颻凌濁涇諸生舊裋

褐旅泛一浮萍荒歲兒女瘦暮途涕泗零主

人念老馬廨宇容秋螢流寓理豈愜窮愁醉

不醒何當擺俗累浩蕩乘滄溟洙曰漢書官車晏駕注天

子初崩臣子之心猶謂官車晚出也楚辭招

魂象設君室靜安則此易習坎重險也蜀王

本紀天為蜀王生五丁力士能徙山修可曰

孫綽詩遠山却略羅峻屏希曰自唐以來內

官謂之中使趙曰禮記倫物之享又視於無

形趙曰高岳謂嵩山洪河謂黃河也崔呂無

切萃昨沒切山高貌澄鳥定切深干高切小

水也修可曰金城地名在唐為蘭州郡魏曰

金城乃京兆屬縣兼州亦有金城官此與橋

則夫地之奧區焉若崇高也莊子刀刃若

於則美京切砥石也後漢魯恭為中牟令專

以應化為理崔瑗高於文辭有座右銘傳於

世王喬為業令入朝數帝令大史伺望言

鳧鳥來乃舉羅得隻焉馬劉向列仙傳王

子喬周靈王太子晉也七月七日乘白鶴於

上集卷二

三

五

續氏山頭舉手謝時人而去漢書師古曰下杜即今之杜城韓詩外傳田子方出見老馬於野喟然問於御者曰故公家畜也罷而不為用田子方曰少盡其力而老棄其身仁者不為也東帛而贖之

病後過王倚飲贈歌

麟角鳳觜世莫識煎膠續弦竒自見尚看王

生抱此懷在於甫也何由羨謂我看王生如麟如鳳生又羨

我初讀再讀皆不可曉且遇王生慰疇昔素知賤子甘

貧賤酷見凍餒不足耻多病沉年苦無健王

生怪我顏色惡荅云伏枕艱難遍瘡癘三秋

孰可忍寒熱百日相交戰頭白眼暗坐有胝

肉黃皮皺命如綫惟生哀我未平復為我力

致美肴膳遣人向市賒香粳喚婦出房親自

饌長安冬菹酸且綠金城土酥淨如練兼求

畜豕且割鮮密沽斗酒諧終宴故人情味晚

誰似令我手脚輕欲旋老馬為駒總不虛它

得詩別謂老馬反如駒之健啖不顧其後耳上下亦通有味當時得意况

深眷但使殘年飽喫飯只願無事長相見此

創造亦合自然。情懷傾寫正欲如此非併

也。蒼舒曰東方鳳麟十洲記鳳麟洲在西海中

央其上多麟鳳仙家養鳳喙麟角合煎作膠

名曰續弦膠一名連金泥此物能續弓弩斷

弦及斷折之金以膠連使力折擊它處乃斷

續處不復斷也。鄭曰眠丁尼反皮厚也。夢弼

曰。菹酢菜也。酥羊乳所為也。色白如練。次公

曰。土酥者謂彼土之酥也。或注為蘆菹非。夢

弼曰。割鮮謂新殺者。西都賦。割鮮野食。旋辭

應切。謂手脚輕欲旋舞也。或作漩。沫曰。詩老

馬反為駒。不顧其後。

沙苑行鶴曰按寰宇記沙苑一名沙

苑監掌牧養此詩當是其年奉

君不見左輔白沙如白水繚以周牆百餘里

龍媒昔是渥洼生汗血今稱獻於此苑中駉

牝三千匹豐草青青寒不死食之豪健西域

無每歲攻駒冠邊鄙王有虎臣司苑門入門

天廐皆雲屯驕驕一骨獨當御春秋二時歸

至尊至尊內外馬盈億伏櫪在垆空大存逸

群絕足信殊傑個儻權奇難具論纍纍埏阜

藏奔突往往坡陀縱超越賦沙苑至角壯翻

同麋鹿遊浮深簸蕩鼉鼉窟兩語泉出巨魚

長此人丹砂作尾黃金鱗豈知異物同精氣

雖未成龍亦有神言其浴之感龍精氣往往

氣勦捷又勝寶劍篇語○夢弼曰前漢京兆

尹左馮翊右扶風謂之三輔同州昔為馮翊

郡故謂之左輔在州西北有白水縣以水白

故名白沙即沙苑也自沙苑至白水有百餘

里以墻圍遶牧馬監于此洙曰漢禮樂志天

馬徠龍之媒又馬生渥洼水中渥音握注於

佳切西域大宛馬日行千里至日中汗血詩

駉牝三千周禮夏官庾人掌攻駒注攻駒乘

其蹄齧者閑之左傳唐成公如楚有兩驪驪

馬馬融曰驪驪鳥也馬似之驪息逐切驪色

莊切魏武樂府老驥伏櫪詩在坳之野顏延

年楮白馬賦雄志倜儻精權奇倜儻歷切儻

它朗切夢弼曰雄阜言死中山鳩可以藏馬

之奔突坡陀言苑中沙汀可以縱馬之超越

送蔡希魯都尉還隴右寄高三十五

書記

公自注時哥舒翰入奏勒蔡子先歸○天寶十四載在長安作

蔡子勇成癖寧弓西射胡健兒寧闔死壯士

耻為儒官是先鋒得材緣挑戰須身輕一身

過非關字非歐語殊不覺其異槍急萬人呼雲幕隨開府

春城赴上都馬頭金匿匿馳背錦糶糊咫尺

雪山路歸飛西海隅上公猶寵賜突將且前

驅漢水黃河遠涼州白麥枯因君問消息好

在阮元瑜洙曰漢書注挑戰撓敵求戰也古謂之致師挑徒了切夢弼曰金

匿匿謂金絡頭也上口答切下作答切趙曰

馳背負物而以錦帕蒙之故曰糶糊洙曰西

域有白山通歲有雪亦名雪山漢張騫傳漢

使窮河源夢弼曰隴西記諸州深秋採白麥

釀酒洙曰魏志陳留阮瑀字元瑜都護曹洪

欲使管記室瑀不為屈師曰公欲因問高適

故以元瑜比之歐公詩話云陳舍人從易偶

得杜集舊本文多脫誤送蔡都尉詩身輕一

鳥其下脫一字陳公與數客各用一字補之

或云疾或云落或云下莫能定後得一善本

乃是過字陳公歎服以為

雖一字諸君亦不能到

贈田九判官梁丘鶴曰梁丘為哥舒翰府判官時從翰

朝入

崆峒使節上青霄河隴降王欵聖朝宛馬揔

肥春首宿將軍只數漢嫖姚陳留阮瑀誰爭

長京兆田郎早見招麾下賴君才並入獨能

無意向漁樵趙曰使節指哥舒翰降王謂吐

草宛於爰切夢弼曰漢書霍去病為嫫姚校尉服虔曰嫫姚音飄搖勁疾兒陳留阮騶注

見上漢田鳳為郎容儀端正入奏事靈帝目送之曰堂堂乎京兆田郎也邵氏聞見錄子

美詩霍嫫姚對春首宿嫫姚字如律當讀平聲退之云凡為文辭宜畧識字有以也夫又

云子美以鄭季對文章春首宿對霍嫫姚或以為病惟知詩者能辨之

陪李金吾花下飲鶴曰金吾李嗣業漢唐六典金吾將

軍掌官中及京城晝夜巡警

勝地初相引徐行得自娛見輕吹鳥毳隨意

數花鬚取其不經意。即事怕寫如拂石細吹絮之類武人重客往往盡興

草稱偏坐香醪懶再沾醉歸應犯夜可怕李

金吾夢弼曰世說王衛軍云酒正自引人著勝地毳充芮切細毛也

醉歌行公自注從姪勤落第歸作此以別之

陸機二十作文賦汝更小年能綴文總角草

書又神速世上兒子徒紛紛驂騑作駒已汗

血鷲鳥舉翮連青雲詞源倒流三峽水筆陣

獨掃千人軍只今年纔十六七射策君門期
第一舊穿楊葉真自知暫蹶霜蹄未為失偶
然擢秀非難取會是排風有毛質汝身已見
唾成珠汝伯何由髮如漆春光淡沲秦東亭
渚蒲牙白水荇青風吹客衣日杲杲樹覺離
思花冥冥酒盡沙頭雙玉鉞眾賓已醉我獨
醒乃知貧賤別更苦吞聲躑躅涕泣零人有此情
寫得不濃至而止。洙曰晉陸機字士衡作
文賦馬二歲曰駒夢弼曰鷲鳥擊鳥也修可

曰三峽明月峽巫山峽廣澤峽洙曰漢蕭望
之以射策甲科為郎史記楚有養由基者去
柳葉百步而射之百發百中莊子馬蹄可以
踐雪霜夢弼曰漢趙壹傳咳唾成珠玉何曰
秦東亭即京城門外
東亭送別多於此處

戲簡鄭廣文 兼呈蘇司業 源明

廣文到官舍繫馬堂階下醉即騎馬歸頗遭
官長罵才名三十年坐客寒無氈賴有蘇司

業時時與酒錢趙曰唐史稱鄭虔在官貧約

年坐客寒無氈則知公之詩真史矣

夜聽許十一誦詩愛而有作鶴曰許

是居五臺學佛者

許生五臺賓業白出石壁余亦師粲可身猶
縛禪寂何階子方便謬引為匹敵離索晚相
逢包蒙欣有擊誦詩渾游行四座皆辟易應
手看捶鈎清心聽鳴鏑清心語好精微穿溟滓飛
動摧霹靂陶謝不枝梧風騷共推激紫燕自
超詣翠駁誰剪剔皆極形容君意人莫知人間夜

寥閬

鄭曰河北有五臺山即文殊師利鎮毒

黑夢彌曰高僧傳曇鸞住汾州石壁玄中寺

寺近五臺山趙曰粲則僧粲可則慧可佛書

貪着禪味是菩薩縛夢彌曰維摩經一心禪

寂攝諸亂惡洙曰記子夏曰吾離羣而索居

亦已父矣易九二包蒙上九擊蒙項羽傳人

馬俱驚辟易數里夢彌曰莊子大馬之捶鈎

者年八十矣而不失毫芒洙曰前漢匈奴傳

冒頓作鳴鏑勁曰髡箭也趙曰帝系譜曰

天地初起溟滓鴻濛洙曰陶謂陶潛謝謂玄

暉靈運惠連也項籍傳諸將讐服莫敢枝梧

注小柱為枝斜柱為梧西京雜記文帝良馬

名紫燕爾雅駁如馬鋸牙食虎豹渾一作混

夢彌曰燕舊作

鷲歐公定作燕

夏日李公見訪

公自注李時為太子家令鶴曰按宗室世

系表李公當是李炎

遠林暑氣薄公子過我遊貧居類村塢僻近
城南樓傍舍頗淳朴所願亦易求隔屋喚西
家借問有酒不墻頭過濁醪實事它人以展
席俯長流清風左右至自得客意已驚秋巢
多衆鳥喧葉密鳴蟬稠苦遭此物聒孰謂吾
廬幽水花晚色靜庶足充淹留預恐樽中盡

更起為君謀

趙曰城南樓長安城南公之所居也洙曰古今注蓮花亦名水

與鄆縣源大少府宴漢陂得寒字

鶴曰

鄆縣屬京兆陂在其境

應為西陂好金錢罄一餐飯抄雲子白

雲子終不

可瓜嚼水精寒無計迴船下空愁避酒難主

人情爛熳持荅翠琅玕

趙曰雲子指言菰米飯也師曰漢武內傳

王母曰太上之藥乃有風實雲子夢弼曰張平子四愁詩美人贈我青琅玕

九日曲江（夢弼曰）西京記曲江以流水屈曲故名

綴席茱萸好浮舟菡萏衰百年秋已半九日

意兼悲江水清源曲荆門此路疑晚年高興

盡搖蕩菊花期（洙曰）桓温九日宴龍山其地在荆州門外公疑龍山景物

與曲江相似也

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夢弼曰）奉先屬

京兆時公妻子在奉先按是年十一月安祿山反於范陽

杜陵有布衣老大意轉拙許身一何愚竊比

稷與契居然成濩落白首甘契闊蓋棺事則

已此志常覬豁窮年憂黎元嘆息腸內熱取

笑同學翁浩歌彌激烈非無江海志瀟洒送

日月生逢堯舜君不忍便永訣當今廊廟具

構厦豈云缺葵藿傾太陽物性固莫奪顧惟

蝼蟻輩但自求其穴胡為慕大鯨輒擬偃溟

渤以茲悟生理獨耻事干謁兀兀遂至今忍

為塵埃沒終愧巢與由未能易其節沉飲聊

自遣放歌頗愁絕歲暮百草零疾風高岡裂
天衢陰崢嶸客子中夜發霜嚴衣帶斷指直
不得結凌晨過驪山御榻在嵒岨蚩尤塞寒
空蹴踏崖谷滑瑤池氣鬱律羽林相摩戛君
臣留歡娛樂動殷膠葛賜浴皆長纓與宴非
裋褐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鞭撻其夫家
聚斂貢城闕聖人筐篚恩實欲邦國活臣如
忽至理君豈棄此物多士盈朝廷仁者宜戰

慄况聞內金盤盡在衛霍室中堂有神仙煙

霧蒙玉質煖客貂鼠裘悲管逐清瑟勸客馳

蹄羹霜橙壓香橘雜風味朱門酒肉臭路有凍

死骨榮枯咫尺異惆悵難再述北轅就涇渭

官渡又改轍羣水從西下極目高崒兀疑是

崆峒來恐觸天柱折河梁幸未坼枝撐聲窸

窣行旅相攀援川廣不可越老妻既異縣十

口隔風雪誰能久不顧庶徃共飢渴入門聞

號咷幼子飢已卒吾寧捨一哀里巷亦嗚咽
 所媿為人父無食致天折豈知秋禾登貧窶
 有倉卒生常免租稅名不隸征伐撫迹猶酸
 辛平人固騷屑默思失業徒因念遠戍卒憂
 端齊終南瀕洞不可掇洙曰莊子瓠落無所容注猶廓落也詩注
 契闊勤苦也潘曰劉毅云丈夫蓋棺事方定矣趙曰明皇開元天寶間無歲不幸驪山故
 云御榻在嵒嵒嵒徒結切嵒音齧山高兒趙
 曰蚩尤乘輿前導之旗羽林色駕之軍也夢
 洙曰膠葛之寓注曠遠深貌殷讀作隱按唐
 樂乎膠葛之寓注曠遠深貌殷讀作隱按唐

書天子幸溫泉賜從臣浴趙曰形庭天子庭
 以丹飾之洙曰內金盤尚方器用也趙曰衛
 霍皆以居戚而貴此以比揚國忠輩也洙曰
 官渡即曹操袁紹相持之處崑崙爭為帝怒而觸
 藏沒切列子共工氏與顓頊爭為帝怒而觸
 不周山折天柱絕地維夢弼曰憲宰聲不安
 也上息七切下蘇骨切趙曰淮南子曰未有
 天地鴻濛洞上胡孔切徒惚切夢弼曰
 撮都活切拾也魏武詩明明如月何時可掇
 東坡志林子美自許稷與契人未必許也然
 其詩云舜舉十六相身尊道何高秦時用商
 鞅法令如牛毛此自是稷契輩人口中語也

奉先劉少府新畫山水障歌希曰奉

故蒲城縣劉為奉先尉以其邑之山水為障

堂上不合生楓樹怪底江山起煙霧聞君掃
却赤縣圖乘興遣畫滄洲趣畫師亦無數好
手不可遇對此融心神知君重毫素豈但祗
岳與鄭虔筆跡遠過楊契丹得非玄圃裂無
乃瀟湘翻悄然坐我天姥下耳邊已似聞清
猿反思前夜風雨急乃是蒲城鬼神入元氣
淋漓障猶濕真宰上訴天應泣野亭春還雜
花遠漁翁暝踏孤舟立滄浪水深青冥闊歎

岸側島秋毫末不見湘妃鼓瑟時至今斑竹
臨江活劉侯天機精愛畫入骨髓自有兩兒
郎揮灑亦莫比大兒聰明到能添老樹巔崖
裏小兒心孔開貌得山僧及童子若耶溪雲
門寺吾獨胡為在泥滓青鞋布襪從此始

景情

玄淡脫活自在○夢弼曰祗岳鄭虔皆善畫
隋楊素畫傳於契丹故以為號洙曰玄圃在
崑崙瀟湘二水名黃曰吳越志天姥山與括
蒼山相連夢符曰張華博物志舜死二妃淚
下染竹竹斑妃死為湘水神貌莫角切十朋
曰南史何胤字子季隱居不仕以會稽山多

靈異往遊焉居
若耶山雲門寺

天育驃騎歌

洙曰天育廐名驃匹妙切

吾聞天子之馬走千里今之畫圖無乃是自
踈是何意態雄且傑駿尾蕭梢朔風起毛為
綠縹兩耳黃眼有紫焰雙瞳方矯矯龍性合
變化卓立天骨森開張伊昔大僕張景順考
牧收駒閱清峻遂令大奴字天育字即養別養
驥子憐神俊當時四十萬匹馬張公歎其材

盡下如第故獨寫真傳世人見之座右又更

新年多物化空形影嗚呼健步無由騁如今

豈無騶裊與驂駟時無王良伯樂死即休夢

曰穆天子傳天子之馬走千里師道曰蕭梢

者搖尾之貌鄭曰縹普沼切青黃色趙曰唐

兵志監牧之制其官領以太僕張景順開元

時人為監牧都副使大奴王毛仲也其父高

麗人坐事沒為官奴時毛仲領內外廐按張

說作隴右監牧頌德碑序云開元初牧馬二

皎切裏奴了切神馬也驎騮色如
華而赤王良善御伯樂善相馬

詩 驄馬行公自注云太常良卿勅賜馬也李鄧公愛而有之命甫製

鄧公馬癖人共知初得花驄大宛種夙昔傳
聞思一見牽來左右神皆竦雄姿逸態何峭
崢顧影驕嘶自矜寵隅目青熒夾鏡懸肉駿
礮礮連錢動朝來少試華軒下未覺千金滿
高價赤汗微生白雪毛銀鞍却覆香羅帕無

要有卿家舊物公能取天廐真龍此其亞晝
洗須騰涇渭深夕趨可刷幽并夜吾聞良驥
老始成此馬數年人更驚豈有四蹄疾於鳥
不與八駿俱先鳴時俗造次那得致雲霧晦
冥方降精近聞下詔喧都邑肯使麒麟地上

行洙曰晉王濟解相馬杜預嘗稱濟有馬癖

曰張衡西京賦隅目高睨注隅目謂目有角

也顏延年赭白馬賦雙瞳夾鏡夢弼曰肉驥

者肉突起礮礮然也礮烏罪切礮力罪切連

錢謂馬文點綴如連錢也東坡志林余在岐

下見秦州進一馬驥如牛領下垂毛生肉端
蕃人云此肉驥馬也乃知鄧公驄馬行云肉
驥礪連錢動當作肉驥洙曰西域傳武帝
遣使者持千金以請宛善馬夢弼曰涇渭二
水在西幽并二州在北相去幾千里晝洗涇
渭夜刷幽并言其疾也洙曰顏延年賦旦刷
幽燕晝秣荆楚穆天子傳乘八駿之馬春秋
考異記曰地生月精為馬月數十二故馬十
二月而生

官定後戲贈

公自注時免河西尉為

進三大禮賦上使待制集賢院令宰
相陳希烈試文章為希烈所忌試後
止送有司參列選序擢河西
尉不拜改授右衛率府參軍

不作河西尉淒涼為折腰老夫怕趨走率府

且逍遙耽酒須微祿狂歌託聖朝

風刺得體故山

歸興盡回首向風颺

洙曰陶潛為彭澤令郡

見之潛歎曰吾不能為五斗米折腰
拳拳事鄉里小兒即解印賦歸去來

杜工部詩二卷補遺

漢陂行

山谷曰芟葉荷花靜如拭拭訓
淨雜記雍人拭羊注拭淨也

秋雨歎

漫叟詩話云禾頭生耳黍穗黑今所
行印本皆作木字非事見齊民要術
云秋雨甲子禾頭
生耳木當作禾也

示從孫濟

山谷曰刈葵莫放手放手傷葵根此引前漢永平詔權門請託殘吏

放手字意

湯東靈湫作

蔡興宗正異云拂天萬乘動觀水百丈湫拂字從一作兼畫馬

詩有云翠華拂天來向東正文作拂非也

簡鄭廣文

山谷曰廣文到官舍置馬堂階下舊本繫馬堂階下繫馬乃合詩人

之語時時乞酒錢乞與也丘既切

赴奉先縣詠懷

山谷曰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乃用孫子新書楚莊攻

宋厨有臭肉尊有餘酒而二軍有飢色舊引孟子殊非蔡興宗正異云豈知秋禾登貧窶

有倉卒別本未字一作禾今從之按此詩十一月作禾字明矣昌黎謂年登而妻啼飢實也此意

山水障歌

誠齋詩話云詩有驚人句老杜山

山起煙霧又對月云斫却月中桂清光應更多曰樂天云遙憐天上桂華孤為問姮娥

要無月中幸有閑田地何不中央種兩株東坡云我持此石歸袖中有東海此類是也

驄馬行

王彥輔曰古之善賦詩者工於用人

顏延年赭白馬賦曰且刷幽燕晝秣荆楚子美驄馬行曰晝洗須騰涇渭深夕趨可刷幽

并夜太白天馬歌曰雞鳴刷燕暮秣越蓋皆用顏賦也韓退之曰李杜文章在光艷萬丈

長信
哉

集千家註杜工部詩集卷之二



